

ДАЛЕКОЕ, ДАЛЕКОЕ ДЕТСТВО



悠悠儿时情

穆斯泰·卡里姆 著

力冈 译

I512.45
291



悠悠儿时情

穆斯泰·卡里姆 著

力冈 译

河北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悠悠儿时情/(苏)卡里姆著;力冈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12

ISBN 7-5434-4121-7

I.悠… II.①卡…②力 III.①中篇小说-作品集-苏联-现代 ②短篇小说-作品集-苏联-现代 IV.I5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45508 号

书 名	悠悠儿时情
作 者	穆斯泰·卡里姆
译 者	力 冈
责任编辑	刘 辉
装帧设计	慈立群

出版发行	河北教育出版社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
印 刷	河北天鹿印刷事务所
开 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 张	9.75
字 数	218 千字
版 次	2001 年 1 月第 1 版 200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 - 2000
书 号	ISBN 7-5434-4121-7/I·570
定 价	12.7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

译 序

在文学史上，有一些诗人写过少量小说。诗人的小说依然带有浓郁的诗意，无穷的情趣，格外耐人寻味。在文学史上，有不少小说带有自传成分。作家大都将自己的经历、自己的感情、自己的心血倾注进去，因此这样的小说格外真实，格外感人。而且，写这样的作品往往是在作家的暮年，在经历了漫长的人生道路之后，所以往往带有回顾与总结性质，作品往往具有丰厚的内涵与深刻的哲理。《悠悠儿时情》就是苏联著名老诗人卡里姆在晚年写出的这样一部带有自传成分的小说，是一部散文诗体小说。

小说完成于 1978 年。薄薄的一本小说，获得文坛与广大读者极高的赞誉，因而于 1984 年获得苏联最高文学奖——列宁文艺奖。

穆斯泰·卡里姆是苏联巴什基尔族人。1919年生于农民家庭。十四岁开始发表诗作，十八岁出版第一本诗集，十九岁参加作家协会。1940年毕业于巴什基尔师范学院语文系，一心想做教师。然而卫国战争爆发，他上了前线。正是在战场上，他感到“自己不仅是个战士，而且是个诗人”。后因伤留在战地报社工作。战后便从事专业创作。

卡里姆早期创作有《队伍出发了》、《春天的声音》两部诗集。卫国战争时期写成两部充满激情的长诗《十二月之歌》、《乌利马斯巴依》。战后的诗集有《仙鹤飞来的时候》、《江河对话》、《追忆逝去的年华》。还有诗体悲剧《月蚀之夜》、《萨拉瓦特》、《普罗米修斯，不要扔掉火种！》。其中，《追忆逝去的年华》获苏联国家奖，《月蚀之夜》获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奖，《普罗米修斯，不要扔掉火种！》与本书同获1984年列宁文艺奖。

《悠悠儿时情》由系列短篇组成。小说带有自传成分，但与一般自传体小说不同。本书不是以个人生活经历为主线，而是通过自己的感受，回忆和追思童年的生活、儿时的伙伴、自己的亲人和故乡人。视角主要不是对准自己，而是对准周围的人和事。小说的叙述也不拘泥于通行的严谨结构形式。笔触随着作者的思路行进，有时会出现时序倒置、空间跳跃，不时出现抒情的插笔、深沉的感叹。因为通过诗人的感受，又加上活泼自由的叙述形式，作品很自然地带有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

小说中写了许许多多人物，一个个都栩栩如生。有重墨渲染的，有着笔不多的，有的只是在一个情节中出现一次，就像“跑龙套的”，但都给人留下鲜明的印象。大多数人物都是善良的，充满了深厚的人性和人情味，但又各有各的性格，而其中贯彻始终的中心人

物是作者的大娘，这是一个十分感人的形象。如作者在小说中说的，“一切都围着她转，我这一生都在围着她转。”大娘是叙述者“我”的父亲的大老婆。“我”的生母是“小娘”，然而由大娘把“我”抚育成人。大娘是接生婆，她把她接下地的孩子都当自己的孩子看待。她心地善良，宽厚，贤慧，在家里和村里都受到人们的尊敬，是作者刻意塑造的理想母亲形象。作者，也就是“我”，终生将大娘视为自己的精神支柱。

小说中写了许多故事，最感人的是阿克云朵斯的故事。阿克云朵斯是作者以诗的语言、诗的情致刻画出的一个美丽、聪慧、能干、热情的女子形象。她本是一个外地的姑娘，为了能够见到她爱上的人，嫁给了这个村里去求婚的另一个人。“为了短暂的幸福，宁愿下地狱。”最后她的情人和丈夫都在战争中牺牲了。她收养了情人的孩子，作为自己的精神寄托和对情人的怀念。评论家称赞这篇故事为“一首爱的颂歌，也是一首爱的悲歌”，“是苏联小说的最新成就之一”。

大娘和阿克云朵斯都是作者倾注全部感情塑造的美好形象。这样的形象确实十分感人，给人极大的美的享受，激发人的美好感情。

人性是人类的最高美德。表现出深厚人性的作品，最能感人，最富有生命力。苏联在过去一个历史阶段中，发生了许许多多残酷的事，人性在文学中也成为禁区，许多正直和有良心的作家的作品不能发表。最近一些年来，文艺界获得解放，禁锢在作家心中的人性的火花炽热地迸发出来，这部作品便是一曲真挚感人、充满激情的人性的颂歌。

苏联的列宁文艺奖每两年颁发一次，得这一奖的一般只有一人。若干年来，得此项奖的作品都是既表现了深厚的人性，又具有

悠悠儿时情

很强的艺术魅力的佼佼者。《悠悠儿时情》正是这样的作品。

在本作品获得列宁文艺奖的当年,《世界文学》杂志便选出其中若干篇章,约我译出,刊登在该刊 1984 年第六期上。书名译为《漫长漫长的童年》。刊出后,读者反应异常强烈。《世界文学》编辑部曾约我译出其余部分,以便出单行本,但我为了将《静静的顿河》按期译出,就没有从命。现将其余部分译出,并对已发表的部分进行修订,以便交出版社出书。书名改译为《悠悠儿时情》,比原来译名更为确切。

力 冈

1994 年 5 月

目 录

1	预先要说的话
2	一切都在旋转
7	接生
20	这就是过节
40	“丢下我年纪轻轻的一个人……”
47	省长街上的阿斯哈特
68	被羞辱的城市
98	圆头塔利普
107	寻开心
119	残废人还过什么节？
126	“把肉给你，骨头我们留着”
130	两种审判
144	贵族的孩子
152	高加索王子
170	阿克云朵斯

225	两封信
257	大娘辞世
271	“好手气”纳西普
286	“起死回生有药方”
299	把我们“保存下来”
305	白雪上的黑炭

预先要说的话

本书写的是一些对神奇事没有失去信念的人。这些人有点儿古怪、奇特、不安生、天真……他们的生活多多少少超脱我们平常的生活，也许多多少少有点儿可笑，多多少少有点儿可悲。他们彼此相处，也要比一般人更宽厚、更仁爱些；不喜欢慌不及待地怪罪别人，指责别人。不论遇到死亡，不论遇到幸福，这些人都处之泰然。高兴起来不发狂，悲伤起来不颓丧。

也许有人要问：“难道你们村里全是这样的人吗？”那我就预先回答：

“我看见的只是这样的人，另外一些人不知为什么没有记住。”

还有，也许有人会觉得，这本书里说到死好像说多了些。但愿读者不要感到奇怪。生和死有平等的权利。但是，说到死，那就是强调生的价值，生的意义和生的乐趣。

这些遭际，如我上面说的，基本上是跟我共同生活过或共同走过一段人生道路的一些人的遭际。我给一些太好的人和极坏的人换了名字，其余的仍用本来的名字。

讲故事的人是我自己，又不单是我自己……

一切都在旋转

原来我还活着。我看到冷冰冰、蓝湛湛、一动不动的天空，看到冻结在这蓝天上的铜盘似的太阳。兴许是有人朝它那疲惫无神的圆脸扔石头，太阳吓得不住地哆嗦着——哆哆哆……哆哆哆……看样子，太阳待不长久了，很快就要掉下来了……

我还活着。我听到，就在跟前，有一股小小的泉水汩汩地向外冒——汩汩汩……汩汩汩……

我渐渐清醒过来。现在已经清清楚楚地听出来：在胸膛左边，血跟气掺和着，一股一股地向外冒。不疼，也不难受。好像这不是我，而是别的什么人。而我呢，我正背着两捆电线往前沿阵地上拉线。我跟着在我面前飞速移动的影子，在光光的田野上跑着，只有迫击炮弹时而密集、时而稀疏地在两旁爆炸。我的影子长长的，就是说，太阳才出来不久呢。我的影子飞着飞着，忽然撞到田埂上一棵孤零零的橡树上。就在这一刹那间，我面前忽然冒起一大堆火，接着就熄灭了。但是最后有一颗小小的火星朝我胸膛上撞了一下，我跑着跑着停了下来，身子向后仰了仰，摇晃起来……

我一个劲儿地摇晃着。哦，不是的，现在是大地在摇晃我，我就像坐在摇篮里一样。蓝天一会儿跑得高高的，一会儿跑到跟前。那个背着电线跑的士兵跟我渐渐走到一块儿，离得越来越近，渐渐成了一个人。这就太好啦！要是彼此错过了，那可太可惜呢。

是的，我已经活啦。橡树的枝叶在我头顶上轻轻摆动着，橡树周围，一群孩子手拉着手在跳圆环舞。孩子们当中有我，有我的妹妹萨莉莎、弟弟伊里亚斯。起先我们唱一支挺欢快的歌儿，后来就叽叽喳喳地叫了起来，又争，又吵，又哭，然后又和好。可是不管怎么样，我们却一直在转圈圈儿，转呀，转呀……而且不光是我们，连大地，连蓝天，都在围着橡树转。太阳也转，月亮也转，眨巴着眼睛的星星也转……只有橡树站定了，一动也不动。

但是橡树已经不是橡树，而是我的大娘了。而且也不光是小家伙们，我们全家——我爹、我的小娘、我的哥哥姐姐们都在围着她转。就连我们家的一对大灰马、两头花奶牛、牛犊，那些羊、鸡和鹅，也都围着她转圈圈儿。我们的幸福与欢乐，不幸与悲伤，日常的操心事和今后的盼头，都围着她转悠；我们生存的天地和遭际，都围着她转。我的大娘是这一生活圈子的不可动摇的中心，所以她站得稳稳的、牢牢的，好像不知道什么是痛苦和悲伤、什么是衰老和死亡，脸上总是带着和蔼的笑容……

晨光在橡树叶子中间跳动着。没有我，这是晨光在摇晃着树叶，于是树叶就轻轻地摆动。大地上没有战争，也没有死亡。只是不知为什么还是一个劲儿地敲打着太阳——砰砰砰……砰砰砰……

不知从哪里飞来几只很难看的鸟，翅膀上还带着黑黑的十字，也在天空打起圈子。高射炮弹爆炸的白烟在几只鸟周围跳起舞来。我仰面躺着，看得见我上面的一切。忽然从几只鸟的肚子里飞出一只只黑色的小鸟儿。它们不问情由恶狠狠地朝我直冲下来。每一颗炸弹都对准了我，单单对准了我。我数着：一、二、三、四、五……九、十、十一……全对着一个人，不是太过分了吗？好家伙，来啦……一声爆炸，大地哆嗦起来……又来啦，好家伙……

我可不愿意在一昼夜之内死两次。这一辈子我好不容易积攒

到二十二岁——一天一天、一小时一小时、一分钟一分钟地积攒着，可是现在忽然这么一下子，说，你完蛋吧。我才不干呢。我想一骨碌爬起来，找地方躲一躲。可是爬不起来。我只能翻过身来，脸朝下趴着。这时候响起一连串的轰隆声。每爆炸一声，我就往地上贴一贴，往地里钻一钻。

我觉得不好意思起来。怎么，我是田老鼠不成，拿鼻子拱起地来啦？打起仗来在同志们当中并不算胆小鬼，这会儿就撑不住啦？是不是谁也看不见你，独身一人的时候，就会怕呢？……其实，谁想看见你，总能看见的。比如说，你所爱的人就能看见你。因为时间和空间都不能把所爱的人隔开嘛。从容镇定地迎接死亡，不慌不忙——也是一种大丈夫气概。千万别着慌！

我重新仰面躺下。就让死神来吧，哪怕死神对直望着我的眼睛，我都不在乎啦。可是，这一次死神没有来。死神用钢铁碎片在我二十二岁的生命史上打了个记号，就从一旁走了过去。爆炸声停了，天空又是清澈而明朗。一片寂静，静得叫人着急，甚至都有点可怕。

忽然田野上响起一声令人毛骨悚然的惨叫，扎在我心上。是呻吟，是哭号，也是祷告——我这一辈子从来没听到过这样的叫声。我挺了挺身子，等着。等了很久。没有再叫第二声，但是这一声永远留在了我心里。就是说，在这战场上，有一个人随着最后的一口气，向人间发出了告别的叫声。

就在这一刹那间，几十个另外的声音忽然热热闹闹地响了起来，一声声十分清脆。这已经是新生婴儿向自由自在的人世间发出的第一声呼唤。我小时候，这种声音听得太多了。就在这可怖的、这清新的战场的早晨，第一声呼唤和告别人世的叫声在我心中合在了一起。现在我该记着这两种声音，直到我的最阴暗、最凄凉的日子。

子来临，都不会忘记了，因为两道堤岸才能约束住一道流水，同样，**时光**也要在两道堤岸中间流过：一道堤岸叫消亡，一道堤岸叫永恒。可是一个人往往为此付出自己的一生——想把两道堤岸连接起来：用木头、石头、钢铁，用各种各样的念头和幻想造桥。大水把桥冲掉，暴风把桥摧毁，大火转瞬间使桥化为灰烬。一代人死去，新的一代生出来，又干起代代相传的事情：造桥。因为人的心中永远存在这样两种叫声。

……我忽然觉得，橡树好像晃动起来，后来又站住不动了。有人小心翼翼地把我抬了起来，放到担架上。抬起来就走。抬着我的脚的一头的是一个孱弱的小兵，我只能看到他那耷拉着的双肩和又黄又苍白的瘦脸，看到肮脏的汗水在两边颧骨上流着，像两条弯弯曲曲的小河。他的两只深棕色眼睛凝神望着我，带有一种魔力……它们好像在召唤我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到慈悲的境界，到无忧无虑的岁月里去。或者相反，是想把我诱骗到凶险而阴森的异地，到了那里连魂都不能回来？“别看我吧……”我想说，“把我留在这里吧。”但是我嘴里出来的只是鲜血。我还发现他的下巴上有一道斜斜的伤疤。大概那是一道旧伤痕。苍白的脸，深棕色的眼睛，下巴上的伤疤——这一切结成了一个结。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结呢？这个非常吃力地抬着我这血肉模糊、沉甸甸的身躯的人，又是谁呢？我想不起来，脑子没劲儿了，刚要鼓起劲儿想一想，劲儿就散了。以后我会想起他来的，会清清楚楚地想起他来。这会儿他正磕磕绊绊，用靴子犁着土地，把我从死神刚刚跟我开过玩笑的战场上往下抬。

我离开那战场已经有三十年了。我在恍惚中把它当成了我的大娘的那棵橡树是不是还活着，我不知道。而我的大娘还在那个早

晨以前很久，就离开了人世。在她去世的那一天，正下着漫天的大雪，下呀，下呀，她的坟头很快就白白的了，但是直到今天，不论天晴天阴，不论是百花盛开的日子，不论是风雪呼啸的天气，我的大娘都处在我的生活场地的中心。大家都围着她转，我的童年、少年时代、发育成长的时代和成年时代，都在围着她转，我这一生都在围着她转。

我记得：扶着我站起来和搀着我走的第一只手就是她的手。我们常常在一块儿走，她常常这样领着我走：用她那又软和又结实的手搀着我的听话的手。现在你来看，我们手拉着手，急急忙忙朝下街头走呢。有人大概会觉得奇怪：“他们慌着上哪儿去呀？”要是有人这样问，那我就回答：“接生去。”

接 生

大家都把我大娘叫接生婆、产婆，给我也起了外号，叫“接生佬”。我还很小，勉强能够到她那白坎肩的口袋。那口袋真是神仙口袋。水果糖，葡萄干，甜饼干，李子干，炒豌豆——各种各样好吃的东西常常从里面变出来。有时候还会有铜钱在里面响起来。（我们已经知道钱的力量啦！）一句话，这口袋是个万宝囊……

现在你瞧：我把手一伸，两个老大的杏干就滚到了手里。我马上把一个杏干放进嘴里。我们没有狼吞虎咽的习惯，好吃的东西拿到手不兴一口气吃掉。这一个杏干我就要咂摸到晚上了。另一个我藏到今天头一次穿的一条新裤子的口袋里，等我们回到家里，这个杏干我要分给妹妹和弟弟吃。也许，从今天起，我的口袋会成为他们的神仙口袋呢。“手越是大方，东西越是来得顺当。”这是我大娘说的嘛。

我们朝我们这条街下头的黑脸尤马古尔家走去。他的老婆害“孩子”病。这消息是面如死灰的黑脸尤马古尔亲自跑来告诉我们的。他说完了，不等回答，就跑走了。不用说，找人接生，跟请人做客完全不一样。是的，谁要是来请人去做客，会斯斯文文地走到上座，在椅子上坐下来，不慌不忙，慢条斯理地跟主人一起念上一阵经文，然后才问起人畜平安。虽然他也许是你的近邻，对你的一切了如指掌，可还是要仔仔细细问上一番。就兴这样嘛。其实这种风俗

并不是毫无意义的——这是等我长大了才明白的。是的，请客的人既然要请你去做客，他就要亲耳听听，亲眼看看，你家中一切是否平安，人是否健康，心里是否安宁。因为一个人心神不定，是没有心思坐酒席的。

还应当说一说，在我们村里，人和人交往不仅根据亲族关系，而且还按照地位和财产状况，各有各的圈子，各有各的一伙儿。每一伙人通常都有自己的酒宴歌：

财主喝蜜酒喝得醉醺醺，
中不溜儿的喝土啤酒开开心。
穷人只有趴到冰窟窿上
喝两口冷水过过瘾。

我爹属于喝土啤酒的一伙儿。这我十分清楚。至于黑脸尤马古尔，虽然不久前庆贺过新房建成，但是离开冰窟窿还是不多远。不用说，他连我们家的凉水都没有喝过一口。话说回来，我爹也是连一些喝蜜酒的人家的门坎也没有迈过。也许人家没有来请过，也许来请过，他不去。多半可能是他不去。虽然他们那里都是一些体面人物，可是让一个要脸面的人从上座换到门口来坐，是很不相宜的。这是现在我自己做了父亲的时候这样想的。

至于我和我大娘，所有人家的门都给我们开得大大的——不论是低矮的泥土小屋的门，还是铁房顶、高台阶的房屋那俄罗斯式的大门。我知道，有些门本来对我们是不开的，但是自会有人开。试想吧，不管哪一家，春天或者秋天，白天或者夜里，晴天或者下雨，只要时候一到，孩子就要出生。而为了要迎接孩子出生，就要找我跟我大娘去。